

左文襄公年譜

左文襄公年譜卷六

同治十年辛未公六十歲

正月劉錦棠選各堡壯丁千八百名爲義勇分置各營以次
編籍餘畧戶口時馬耀邦已繳馬械訖旋於堡中復搜獲所
匿洋槍千餘杆於是按問馬化澂父子傳教交通外間各陰
事皆堅不肯承壬午取馬化澂父子親屬十三人處以極刑
誅兇黨已授僞官者凡八十餘人夷其堡城遷堡中老弱一
萬二千餘人於固原州其客民及被脅甘回三千餘人則逐
之平涼於時前所遷陝回亦至公遣馮邦棟相度化平川按
戶分配地畝審屋給牲畜籽種督其耕墾又以回俗崇奉所

教胥聽命同目教中所稱阿渾和卓者也迺於編審戶口令
十戶設長百戶設百家長俾相鈐束而奏設化平川廳通判
都司各官董之以散其回目之勢既定迺取訊馬化澁及其
同黨穆生花眷屬悉得其傳教本末爲分別擬罪而疏請禁
絕新教按原疏云竊回民以西戎族類雜居中土自古已然
載籍詳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
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自爲夫婦至彌撒而其
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靈關
明清真之教回眾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
稱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
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穆罕默德所受之天書又
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智所撰皆發
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士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似儒
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
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日吟謂誦經一日禮謂報恩一日齋
謂絕物一日課謂忘己一日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

常之理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
耶而時維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
衰詭異之流專以句結爲事煽誘爲能也是故雜處中國千
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
代任其翔泳區宇之內譏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才準其仕
進乾隆年間兩江督撫臣奏回教不宜畱於中國高宗
純皇帝特加訓誨聖謨洋洋足爲百世法乾隆四十六
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祕
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爲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之大軍先
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
渾者與首逆馬化澂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馬化
澂而其族漸張復託名經商到處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據
各賊供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
山西之包頭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黨在彼傳教其傳
教之人曰海裏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如內地之稱象
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澂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
規大略與回同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
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夥誦唧唧頭搖而
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則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同固
無闕彼教輕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斷絕者爲其自託神靈

妄言禍福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同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
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爲圖傾諸邪
教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臣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
推鞫有供稱馬化澂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
伴多寡之數從前官軍攻剿甯靈馬化澂父子兄弟悉眾抗
拒預言官軍將退同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澂於投入新教之人
療病則愈求嗣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澂即可免罪之類同姓多
向其自陳過犯罰錢皮襪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同姓多
疑善詐異於常人然一經新教蠱惑即如醉如癡牢不可破
方金積長圍久合時陝甘各回飢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
化澂父子兄弟藏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局勢危迫至極
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澂詣營求
撫意在一身塞咎見好諸回而諸回目踵營看視者日凡數
輩見馬化澂輒雙膝齊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
之深豈能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患可冀永除惟新教傳染
已廣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習新教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
仍慮歷時稍久故習復萌不逞之徒時思竊發又將重煩兵
力也除已獲海裏飛阿訇諸逆穆四穆五馬承祺牛占元牛
占寬等業經訊明懲處未獲之金師傳馬篆鮮二犯咨行各
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曉諭所屬各府廳州縣回民嚴禁

傳習新教其從前誤被新教迷惑之人概準自首悔教免其
治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迷津新教絕而回族安闕隴可保
百年無由是靈甯悉定積事了其乾淨熨貼較之東南諸役
事也尚似信心此案爲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勦辦新教以後
第三案馬化隆父子兄弟兇狡異於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
其勢熾於石峰堡百倍若不及時撲滅禍患何可勝言擬摩
石空同以志歲月尙未遑也又答王子壽比部書云隴事
艱阻萬分先攻金積尤非時局所許一年之閒連喪大將人
心震駭謠誅繁興幸將士用命得將渠族殲夷餘眾遷徙固
始願所不及惟天方新教傳染既多隴右遼西一切方路均
竟全功正恐衰朽餘年未能了此耳自我徂西一切方路均
出囊智之餘舊病陳方堅確不易幸而克滌子之功也蒙敢
尸之嘗歎近世士大夫如市醫售藥脈候病源舉不復問囊
錢既滿器然而歸顯安知人生實難乎賊所窟穴唐之靈武
宋之西夏明之河套皆其處也戎狄之閒用兵匪易前年關
中略定迺引兵而西北從銀州南逾汧隴中路出古安定未
及期月南取渭源狄道北定靈甯喋血苦戰無閒寒暑僕十
餘年剃髮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雖才智鈍拙拮
据未逞願齒之搖者脫髮之蒼者素矣而論者每譏其老師

行兵於人煙闐絕之地轉饋千數百里勞耗不可言殫而論者每譏其糜餽此固勞人志士所不敢辭者行年六十自嗟來日無多不能爲國家卒并西徼恐一旦盜先朝露與世之汶汶者同實譏慝之口願吾子卒有以雪之名山箸述或勝國門耶

上論次諸將士功

賞加公一騎都尉世職公疏請以己封追獎劉松山按疏略云臣

而受賞忝附分茅之後實覺愧負前驅將士無以策後效而勵將來伏念提督劉松山自秦晉轉戰燕齊返旆復逾千數百里淨掃數十萬匪徒力攻四百餘賊窟英銳忠勇絕少比倫不幸倉卒爲飛礮所中猶以金積未平屬所部努力報國并飭將遺骸葬吳忠堡必族事平歸骨昨劉錦棠搜得當時謀害劉松山逆賊馬八條極刑處死憑血以祭劉松山之靈三軍雨泣臣提訊解到同眾均稱劉帥亡後堡中夜靜時聞戈馬之聲如怒潮湧至賊中每疑官軍夜襲不敢解衣就臥而上年十一月十六夜平涼城外忽聞大聲鳴鳴山谷響應守城將士疑爲狼嘯比縋城出視了無所見臣時徘徊

徊帳中覺其有異後得諸軍馳報是日馬化離就擒矣然則前史所載殺魄忠魂時露靈異未得盡屬虛語也臣與劉松山共事有年知其行軍律已實一時名將而一片忠愛之忱出於至性則古人實無以加每一追思悲痛不能自己合無仰懇天恩將賞加徵臣騎都尉世職追賞劉松山令其嗣子肅承襲則盛典不虛前敵諸軍益知所感而徵臣亦免忝竊之議

詔不允而賜松山祭一壇是月范銘叛卒降誅首逆尤政芝安桐貞編其眾五千餘人分配各軍其裹脅難民萬餘人安置岷州畱軍鎮撫之初范銘軍叛言者爭咎周開錫激變事定公奏曰臣度隴之初見隴事敗壞至極無從措手然兵事有緩急賊勢有輕重決意取遠勢進兵北路就近援南路而自率親兵駐中路以策應南北兩路惟南路諸軍本不足恃欲從

新布置既苦欠餉過久撤遣無資且甘軍土客混雜皆有家室之累縱籌撤遣之資必到手花銷仍羈異鄉貽地方他日之患適周開錫由閩來營見臣當食而歎自請赴南路一行臣迺令點驗各軍汰虛額成營併歸總統兼理地方釐稅錢糧諸務其閒驕軍悍卒之囂凌同事之牽掣皆所不免周開錫守意自如迺復渭源狄道開屯田勸耕墾減陋規定津貼鞏秦之閒民用大和言者謂鞏秦完善之區自周開錫總南路諸軍既不能禦外務又激變范銘之勇致長賊燄臣未見原奏不敢多辨然南路軍務地方已有起色臣迭次所奏甚詳范銘之變非由周開錫激成難逃

聖明洞鑒是非仍可覆按也

書牘卷十一是年答王孝鳳書云南路叛卒一律收輯斬首惡數人而分

撥其徒眾數千於各營事亦大定甘肅通巡調數一清論者不料其了結之速動以危詞歸咎於周受三朝廷屢以詰責不得不據實上陳以明國是而釋羣疑外臣任事之難如此昔虞九台有云不肖十分精神以七分料理世故三分難賊若得其半用之討賊於事亦濟念之慨然

實陳明上動

周開錫欲遂告歸公曰甘南事已據

天鑒此時速爲徑達近於激切爭勝於事體非宜且違區區盡其在我不求諒於人之素俟事定效立

國事粗安臣心稍盡庶可斂手以避賢路耳每維四序以成功而退天道且然一身位置無難心迹灑脫其於知進知退之義益有合也二月河州回千餘人乘官軍方勦叛卒復從安

定出掠通渭秦安清水西和禮縣各境楊世俊張仲春擊破之而固原東西兩山土匪及敗竄回寇多者百騎少者數十騎投閒四出魏光燾周紹濂各軍日夕馳逐屢有斬獲比合軍追勦則散走山谷還屯輒復出掠以爲常其逸走者又往往合河州回肆擾南路三月擾及兩當徽縣秦安別黨竄甯遠伏羌李輝武楊世俊田連考分道遮擊寇由通渭散走會甯四月金順張曜軍破納家寨周開錫遣軍破階州縉匪屯於時公方日夜籌糧運進規河州分督各軍清中南路餘寇自回亂以來河州尤成異壤蘭州東行驛道已久不通迺檄劉明燈軍自馬盤監進安定徐文秀軍由靜甯進會甯以次

製造船橋渡洮修治蘭州大道以利輓運輸軍資火藥儲之
靜甯言者以河回時復入擾疑公按兵不進益張皇賊勢入
告

上數加詰問公奏曰竊維鹽固東西兩山及甘南一路賊蹤飄忽
官軍疊次勦辦擒斬賊目多名經臣據實陳明

諭旨垂詢各節多與陝甘交界州縣探報略同而各軍營稟報有
合有不合河回股數甚多近未嘗舉種入犯其入犯者多甯
靈鹽固及各屬敗殘土回之遷徙河州者人數零雜并無大
股其入犯也必從洮河下游渡洮船小溜急雖有大股亦難
徑渡且賊所以能逞其飄忽狎至之技者正以人少故還掉

靈若多至數千復盤踞一處則官軍合力尙易爲功如果三千賊騎盤踞甯遠鞏秦豈無急報何以兼旬之久臣處迄無所聞大抵軍事探報惟距賊較近各營尙有可信若州縣營汛則皆塘兵差役道聽塗說數十百里捕風捉影之談毫無足據至隔省所得傳鈔探報又事後捕風捉影之談更無論也前此劉典因西北兩路探報互異遽報陝回大股回竄昨次范銘叛卒各處探報傳聞異詞卽其明證臣雖隨時一一陳明至今仍可覆按尤賴

朝廷主之於上浮詞無能熒惑

聖聰臣得壹意仔肩支全隴敗壞殘局不致因多所顧忌易其初

心然曾參殺人慈母投杼樂羊敗敵謗書盈篋古已有之臣固不敢援以自解竊謂軍事尙質實忌虛浮虛浮之弊起於訛誤者有之起於意見者有之臣忝預兵事十有餘年敗仗則報在人先勝仗則報在人後已經戡定地方從無大股竄踞重煩兵力之事蓋愚拙之效可覩如此至進規河州之舉見時遞運三箇月糧料草束尙未竣事若急於前進則隨運隨耗後無可繼之糧河州夏收約在六月底秋收約在七八月若急於前進則未及成熟前無可因之糧非穩著也又洮河深淺廣狹隨處不同而溜勢湍急與黃河無異由狄道安定隴西進兵每路皆須造船架橋所需器具亂後人物凋殘

勢難咄嗟立辦而鹽固東西兩山餘匪及甘南一帶游氛均應及時逐加料理以免後顧之虞防軍未遑之先無旬日不有戰事亦非坐食虛糜可比察看近日軍情并未稍涉驕惰臣亦不敢因

聖明詰責之嚴故爲諉謝也是月設書局西安刊刻經籍

批札是年札鄂

陝糧臺云陝甘回變以來古籍銷亡誦習久廢亟應刊刻六經散布府廳州縣其刊印經費均由陝西藩司於本大臣養廉項下撥付五月周開錫卒於軍劉錦棠率湘軍南旋更募於時

金運昌軍調駐纏金迺留湘軍五千人以提督蕭章開領之屯靈州六月竄河州回潛至半角城誘米包山降回由西山東竄雷正綰黃鼎自靈州旋師會周紹濂軍敗之苦泉井悉

殲其眾同時楊世倭破鞏昌回於秦州境張仲春平岷州竄
回洪惟善平階州縋匪初清水降回李德昌自請至河州議
撫公諭以聽其自投毋招致會聞河西用兵議久未決及是
公以後路漸清議壹意進兵奏曰甘肅回亂雖由陝回持衅
牽連而起實則新教久懷不軌無陝回牽連亦不能保其不
變適因漢回結怨得所藉口以迫脅其族類其變迺益速時
值東南兵事方殷重兵鉅餉難於分布不得不勉事羈縻而
玉關內外竟無完土茲幸

皇威震疊金積蕩平陝回窘蹙歸誠又經畫地安插
朝廷仁育義正之懷天下共喻此時而言招撫固可省兵力而赴

戎機但以地勢言之。河州西甯卽漢唐河湟故地。爲歷代戰
爭之場。蘭州東西南三面均緊連河州。河州賊氛不靖。蘭州
不能解嚴。以賊勢言之。河回嗜利輕生。性喜剽掠。無事時卽
常騎馬遠出鈔掠。變亂十年未受懲創。更無畏忌。此等嗜亂
之民。非創鉅痛深。固難望其永久帖服也。見在甯夏平涼慶
陽涇州鞏昌秦州階州各屬。大致實已肅清。賑撫耕墾安插
遷徙兵屯民屯善後諸務。實已具有端緒。雖中衛鹽固一帶
時有游匪出沒。不常甘肅之徵。兩西禮等縣亦時有伏匿伺
劫糧運。然統計不過數起。人馬多者不過數百。少僅數十。而
已。倏隱倏見。如蟲如蠹。著體殊費爬搔。然固無能爲害。見擬令

黃鼎雷正綰魏光燾等各營自中衛至平涼扼要分駐其南路徽雨一帶加派殷華廷馬隊護運接緝游匪一面慎選地方官會同各防營嚴密掩捕以淨根株而重後路據各路稟報浮橋渡船已辦各屬芻糧軍用粗備道路修治已平迺檄各將領尅期會師而前進規河州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率所部馬步由狄道進以其半渡洮而西修立堅壘以其半駐洮東岸爲中路記名提督楊世俊率所部馬步隊及提督張仲春宗岳馬步隊取道南關坪進峽城爲左路記名提督劉明鑑由馬盤監進紅土窰由紅土窰進安定縣埽除零匪以提康家巖之要記名提督徐文秀由靜甯州進會甯

繼之爲右路。竦中路渡洮之師修壘畢，左右兩路迺渡洮，繼進其岷州及洮州廳地，居河州西南山徑叢雜，以五營分駐兩城，調番勇守隘口，相機防剿。統歸楊世俊調遣。會甯西北安定東北均接靖遠縣地境，當北竄之衝。檄黃鼎分所部步隊八營，益以副將桂錫楨馬隊三營，歸記名提督徐占彪統領。由中衛進靖遠南接會甯安定游匪西顧蘭州，臣竦諸路布置略定，卽率親兵由隆德赴靜甯安定督剿。竦河州大定迺圖西甯也。西甯逆首馬尕三已於三月自伏冥誅。陝回崔三禹得彥白彥虎等近時兇燄頗形消阻，至甘州涼州肅州本無大股耐戰之賊，惟未覩兵威，遂爾時形倔彊。如果鋤其

桀黠寬其良愿辦理悉當人心則勦足令其畏撫足令其懷

自可永期安謐臣惟殫誠盡瘁慎以圖之七月各軍分道前

進調魏光燾軍遶屯固原迤北至平涼庚子公由平涼進駐

靜甯

按公集有祭宋三將軍祠文三將軍吳玠吳玠吳玠
劉琦皆靜甯人祠在州城東蓋卽此時之事

同時復

有伊犁之變初西甯回民安明以新教游關外同治三年乘

陝甘漢回構變倡亂據烏魯木齊戕都統提督遣黨分踞古

牧地瑪納斯吐魯番各城會俄羅斯滅敖罕所部安集延獨

免喀什噶爾奸回金相印導其酋帕夏闖入邊城遂盡陷南

路入城北路同時亦攻陷伊犁

按西國近事彙編當時回據烏魯木齊者爲東干尼族叛

攻伊犁者爲克蘭西族

帕夏既據有回部再以兵攻安明安明乞降帕

夏仍使守烏城別以甘回馬仲爲阿奇木監之迪化團軍將
徐學功起兵斬馬仲其子馬人得復襲僞職與妥明積不相
能復糾安集延兵攻妥明妥明走歿瑪納斯城時當同治九
年帕夏遂於各城征收地稅令回漢易服效其國俗由是新
疆全境悉失至是年五月俄羅斯以回數擾其邊境遽以兵
逐回取伊犁西國近事彙編時俄領邊將軍攻曼甫以克族掠俄界牛羊二萬餘又耶各伯克已據喀什噶爾有併吞北路之志迺以兵入伊犁與僞蘇里丹戰於阿凌渡敗降之據其城捷聞俄廷責以背約弄兵也按耶克伯克西人亦稱俄吉柏且聲言將代取烏魯木齊於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入屯肅州高臺不敢進

詔榮全署伊犁將軍收伊犁起成祿率所部出關會都統景廉軍

規烏魯木齊劉銘傳率淮軍自陝西道肅州繼進

詔公分軍進駐肅州公調徐占彪靖遠軍六千人自涼州赴肅州

奏言隴中局勢自宜先規河湟杜其紛竄然後壹意西指分

掘玉關斷其去路迺策全功此時與師遠舉尙非穩著然當

疆鄰覬覦狡然思逞之時固未可拘執書廣是年與劉毅齋

肝協卜河西事定正擬調徐提督占彪由蘭西向會攻河湟

忽奉密諭以俄羅斯代復伊犁廷旨令成提督出關會

景都護規烏塞救弟派勁旅赴肅扼嘉峪關已覆奏派徐占

彪馬步十二營前往恐到肅後必責其出關則甘肅肅州回

氛偏地無人收拾且俄人侵占黑龍江北地形勢日迫茲復

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爲之備閣下假期

將滿希卽挑募數千於九月率以西行弟本擬河湟收復後

乞病還湘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

周旋急舉替人爲異時又貽總理衙門書曰竊維俄人既稱

計想閣下當知我心耳

代爲收復一時似難遽起衅端榮侯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費故意與我爲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得有所藉口以啟兵端縱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有也俄最稱疆大其國境東西廣於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於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之氣少其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陳與泰西各國大略相同火器亦復相似見在隴右兵事方殷固難舍近圖遠卽令河湟甘涼肅一律肅清苟非釁端自彼先開亦未可橫挑肇衅蓋彼已之勢均而我

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乍蘇不禁客感也如天之福事可速
了卽宜妙簡邊才錯落布置靜以圖之若此計不謬彼方思
逞則宜收斂固齒以收節短勢險之效越句踐於吳先屈意
下之漢文之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爲彊詘以求伸此智謀
之士所優爲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
愚色圖自彊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按是年日本始請通商議訂修好條
規公是書又有云洋人雖多巧詐亦知愛好如得其情
未嘗不可去其毒而取其益東洋素彊近更學習造船製器
諸事聞其援西洋例請通商似可照準不須多所裁抑懷諸
侯則天下畏與其含怨而終不受制曷若樹德而先爲之所
想朝廷自
有權衡也
於時西征協餉各省關積欠至一千二百萬兩
公自平涼啟行上奏曰臣軍餉事來源日減銷路日增而兵

事則局勢愈寬待用愈急軍士應得之餉銀緩發或無異詞
惟糧食鹽菜衣袴巾履醫藥則生人日用所需決難斷缺非
時其緩急源源支給慈父且不能保其子將帥安能蓄其士
卒哉且陝甘頻年兵燹子遺僅存往往數百數十里人煙斷
絕新復之地非俵給牛種賑糧則垂斃之民勢將盡填溝壑
各省克復一郡縣收一處丁糧釐稅甘肅克復一郡縣卽發
一處牛種賑糧非是則有土無民

朝廷亦安用此疆土他如城池宜修地方宜設官采糧轉運軍裝
宜設局已撫回民宜給賑所有薪俸經費賑務師行一處卽
增一處之需而皆仰給於臣臣不敢列款上請不得不於軍

餉挹注早爲補救甘肅局勢雖有轉機而臣憂慮方深正以協餉不時至必將有不能敷衍之勢伏懇

天恩申諭各督撫關差按照欠數力籌新舊并解以濟急需而措危局先是鹽固甯靈敗寇及鞏昌土回皆寄屯累重河州而身出剽掠自狄道渭源旣復諸寇東出必繞由洮河三甲集渡東岸康家巖出金縣安定會甯然後分起四竄而安定爲其衝要八月庚申公取道會甯至安定集諸軍圖先取康家巖遣徐文秀劉明鐙兩軍由安定分道搜伏而進期驅賊併歸康家巖殲之丙寅徐文秀進好麥川遇寇騎二千敗之追至沙合嶺次日冒雪而前戊辰踰馬寒山己巳出東溝徑薄

寇卡破之其日劉明鐙軍出新田鋪亦破新巖孫家兩堡寇併入康家大堡方會師合圍寇遽棄堡向洮河狂竄官軍蹙之斃寇無數遂據各堡立營而對岸十里爲三甲集三甲集西爲太子寺迤西稍北爲大東鄉寇皆以悍黨據之爲河州門戶公以自康家巖渡岸峻湍急又濱岸鄧家灣邊家灣堅壘拒守急切不得渡迺檄中左路軍自狄道支浮橋先濟庚辰傳先宗楊世俊各軍畢渡分營西坪三义河而遣游擊何建威掘陳山坪規三甲集寇拒高家集紅莊胭脂山而於黑山頭大坪山互堅壘以護三甲集九月乙巳會攻高家集破其八壘乘勝下紅莊吉家山各堡斃寇二千餘人劉明鐙徐

六秀銳由康家崖西渡副將眭金城喻有才等以者數人已
斷裂隔岸設臺一牽船急濟卒以溜急不得徑渡徐文秀適
請繞由狄道渡洮趨黑山頭以橫擣三甲集公深然其計旋
以黑山寇壘盛官軍仰攻須時日而上流軍單恐寇乘虛偷
渡止之其時王德榜朱明亮至公軍總營務公令率二千人
自狄道渡洮會楊世俊趨入羊溝而戒徐文秀劉明鐙具浮
橋俟軍出八羊溝卽列隊東岸以渡是月雷正綰軍連破鹽
固逸寇寇目馬彥濫等自洪濟橋竄入河州殷華廷田連考
各軍亦捕徽成餘寇悉平之十月戊午朔王德榜朱明亮渡
洮覘地勢獨據石鼓墩可左攻黑山頭右掘邊家灣壬戌凌

晨督軍築二壘其上比明寇悉來攻而東岸徐文秀見官軍已據石鼓墩急支橋截流渡寇遽撤圍赴邊家灣助守朱明次軍自石鼓墩山壓下立破邊家灣壘徐文秀劉明銳遂遂屯西岸甲子傅先宗軍攻黑山頭徐文秀等攻鄧家灣寇萬餘自三甲集來援徐文秀分軍拒援寇而攻壘益急至脯時破之援寇遂大潰於是馬隊沿岸埽邊步軍上山蹶追自鄧家灣至三甲集傍近堡寨悉破平之傅先宗軍亦破黑山頭寇屯追逐數十里斬獲甚眾乙丑傅先宗進屯三甲集後遣敖天印王銘忠迭破集西莊堡王德榜等軍自黑山南進三甲集前楊世倬亦破胭脂三川各屯來會丙寅大舉進攻

同眾憑牆拒守礮石雨下各軍冒險猱升自卯至未周麾而登斃寇數千馬占鰲奪門遁遂平三甲集合軍進規大東鄉距山口甘坪大貝坪互寇壘數十已巳各軍分道猛攻悉下之辛未會攻大東鄉守山口寇望風退畱敖天印屯谷口爲援應各軍以次進行二十里伏寇四山橫出官軍下馬持短兵拒戰敖天印聞警疾循谷口入夾擊各軍迺引出十一月寇益增壘董家山謝家坪而獻良馬乞緩師各軍將拒之己亥至辛酉迭破謝家坪堡寨五十餘而謝家坪迤東董家山寇壘林立公以大東鄉周百餘里又出山險狹議先攻太子寺分寇勢而董家山西接太子寺北蔽大東鄉必先下之辛

亥乘寇窺謝家坪營壘官軍奮擊奪據山腰傅先宗等分道
銳進寇倉卒悉踰山遁徐文秀趨築壘其上太子寺徑路以
通太子寺爲河州要隘向時常駐州判於此馬占鼐見官軍
日偏益招循化撒拉各回環濟長濠以守又乘徐占彪軍赴
肅州洮東空虛數嗾黨眾越古城沙泥站劫糧運書牘卷十
楊石泉書云近日饑饉日遠前敵諸軍既須轉戰又須負糧
往往不能速赴戎機而枹罕一種於孩提時卽習爲盜賊長
卽結伴遠游名爲經商實則行劫承平時燕豫齊魯馬及近
日馬賊皆此輩爲之最善伏路鈔掠故款運糧料非有隊伍
往來接護不可兵多則轉饋愈艱兵少則鈔掠愈急言者但
知勞費萬倍腹地而於千里饋糧苦況鮮能詳之宜當時名
將均恐去公調靈州防軍董福祥慶陽屯軍張福齊徐萬福
之不速也
等進掘洮水以東是月徐占彪軍至高臺遮擊崔偉禹白等

眾敗之清水寇繞由關外走還西甯於時肅州阻亂十年回
酋馬文祿已就撫聞用兵關外復據城叛徐占彪議先進軍
州南紅水壩遏其南竄十二月壬戌徐文秀奪太子寺長濠
癸亥進攻寺北大紅莊不能下丁卯傳先宗軍改由南山進
攻甫及山半悍寇萬人出鈔戰逾四時楊世俊所部斬其酋
寇始敗退寇復於寨外濬深濠又南由瓦房山迄塌馬池折
抵黑山築壘數十圖斷狄道糧運公切責前敵諸將戊子寇
分撲各營屯力戰擊卻之公以河州三面距循化洮岷番界
遣人招集番部練團守隘以土司楊元領之元宋名將楊業
之後也 是年設製造局蘭州以總兵賴長領其事

書賡卷
十四甲

成復總理衙門書云此開設製造局能自造銅冒大小開花
子能仿造布國螺絲礮及後膛七響槍近令改中國舊有
山礮廣東無設擡槍用台膛開花子礮山架改用雞牌又無
設擡槍改用一人施放選用甯波及閩粵工匠製造以總兵
賴長督之飭副將崇志教練本標演習俾製器之人知用器
之法用器之人通製器之意向劈山用十三人今祇用五人
向無設擡槍三人管放二杆今一人放一杆且更便捷蓋欲
參中西之法而用其長縱未能如西人之精致而其利足以
相當果能得地勢用教練之將弁帶習練之兵工其制勝確
有把握非美觀不適用空言無實用者比也又按書牘卷
二十二已卯與楊石泉書云從前俄人索思諾福斯齊來
每誇其火器之精第徐語以新設製造局亦能製槍礮與貴
國及布洛新相近渠笑而不答迺使人導視歸後詢以何如
索使及詞來諸人齊聲贊好惟託鐵質精瑩意必西洋購來
比告以係土產以為大奇其於賴鎮則數數目之大礮開花
子攻克肅州即得其助用開花子至二千四百餘枚若非當
時設局自造必至
匱乏不能應手

十月公六十生辰有

旨賞壽奉

御書旂常懋績及尙方珍物之賜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六十一歲

正月己丑寇於新路坡互傳軍築三壘而據爛泥溝莊壘爲犄角狄道糧運中梗庚寅傳先宗攻壘未下辛卯會楊世俊分三路進擊拔其木柵寇槍礮迸發傷者甚眾傳先宗奮前執大旗先登中飛礮隕于陳寇乘之大進楊世俊力戰引退壬辰徐文秀聞警馳援拔爛泥溝莊壘傳軍以失統將退黨川鋪顧糧道而楊世俊軍石梁坡勢單寇攻益急迺亦退屯徐文秀以東西軍悉解圍去慮大東鄉寇乘虛犯董家山令所部回屯而留親軍助守各營丙申大風揚沙寇乘勢攻傳

軍徐文秀敗之抵暮寇大至兩營先棄壘遁各營隨之皆潰徐文秀憤甚獨以三百人力戰身被數創歿之弁勇同殉者百四十人公聞報馳使令沈玉遂接統其軍以王德榜統傅先宗軍誅傅軍將弁先潰者六人檄各軍益進屯馬占鰲見官軍深入少挫復振又聞西甯客土回歸順去路已絕迺遣回目馬俊等詣軍願繳馬械就撫先是陝回崔偉禹得彥白彥虎據西甯大小南川因陳林等求撫公遣馮邦棟與陳林赴西甯覘之時馬尒三已前歿馬永福爲回目亦願歸誠及是馮邦棟率馬桂源至安定白公馬桂源者循化廳土回前王通以之署西甯知府者也馬桂源具言過河州偵馬占鰲

就撫非僞會公所遣赴河州降回馬壽清亦還報回目皆頂
經誓不反覆於是公令馬桂源與馮邦棟遠西甯議撫事而
以次收河回所繳馬三千匹槍矛六千餘件馬占鰲等復遣
其子弟至安定獻馬受約束公悉縱之歸令按繳馬械書牘卷十
二是年與陳舫仙書云河州呈繳馬械不能卽保其必不復
反然辦撫不能不從此處下手伊輩之就撫與不就撫全在
其心之誠僞無從窺測亦不能不就馬械之悉數呈繳與否
觀之弟之所以斷斷於此者亦謂此著微得透澈總可保數
年無事數年中得好官撫綏教母蹈金積堡故轍而仍飭前
誨潛迆默化或能永遠相安耳敵各軍分隘屯結及時就地耕墾書牘是年與陳舫仙書云
紫沙泥迤北李佑清回紫金縣迤南一切均成片段計撫局
亦可速成惟欲求數十年無事則不能求速仍須從容次
第爲之馬械繳盡遣員赴四鄉查驗發門牌立十家百家長
散其黨收其糧乃久遠之圖也由康巖對河至三甲集須飭

各營屯種作爲兵屯不但形勢宜占平川宜占且可安插撫民各營宜飭種菜種粟糜雜糧將來由官給價收糧均爲有益此乃今要義河州從教之民宜勒陝回馬生彥馮君祿等令改漢將來卽以兵屯之地與之亦請族收莊稼迺遷徙許之書牘是年與陳舫仙書云陝回一萬有奇安插殊爲費事渠意欲族至收割後聽候遷徙似宜允之既種有莊稼在河州卽令其將來作價交與官軍兌收候由安插地方購運對撥彼可免搬運之累官司亦免賑糧之煩未嘗不兩便也又聞陝回所虜良民子女頗多須先說明盡行釋放如有求回本籍者不準指畱其不知籍貫及無家可歸者聽之可也如此則人數可少而漢種不至久淪於回分起安插近大路不可隔大路太遠又不可且安插之始購運賑糧實爲勞費至從教漢民則有官軍處便可安頓百姓亦不嫌之以暇整飭甘南諸軍資使散歸者凡三千人較爲易易也前竄鹽固寇以河回受撫復潛竄北路中衛定遠雷正綰蕭章開先後追擊破之而餘黨逸走中南路窺劫糧運仍復不

絕官軍往來接擊久迺破散二月徐占彪軍進紅水壩距

州城三十里擊距險寇數千走之甲午奏遂甯夏府水利同

知爲甯靈縣撫民同知駐金積堡復增設靈武營參將一

卷十一庚午與蔣璞山書云靈州古靈武地各賊巢五百數

十者皆時水入堡故址馬逆所踞在古靈州近處不知何時

棄古靈州而徙今是月曾公國藩薨于江甯年書牘卷十二是

治致以貪賦也

云宮侯相飾終之典備極優渥弟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

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道

實也按是年家書有云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

慮且交游情誼亦難想然也已致賻四百金見何小宋疏於

侯心事頗道得著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從前

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鉅去陵谷絕無城府

至茲感傷不暇適負氣耶謀國之忠兩語久見章奏非始

今譽見當知吾心也喪過湘干爾宜赴弔以敬父執更能作

誅辭哀之申吾不盡之言尤見道理吾與侯所爭者國事

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繼儒安生揣擬之詞何值一哂

三月乙巳肅州回伏兵城壕出拒徐占彪亦設伏近城十里迎戰佯敗寇悉眾來追伏起要馬文祿幾獲之自是匿不復出而於沿城益增守備於時關外事益棘劉銘傳以病歸前甘肅提督曹克忠領其軍旋亦乞病以劉盛藻代之尙屯乾州

詔旨數促成祿出關終藉言糧乏遷延不進成祿屯關內已七年回屢竄出關不能制又數殺降回激叛公奏劾其乖謬

不報四月內閣學士宋晉議撤福建船局節糜費

寄諭詢公公條具得失覆奏因言此舉爲沿海斷不容己之舉國家斷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卽行停止無論停止製造

彼族得據購雇之永利

國家旋失自彊之遠圖。隳軍實而長寇讐。殊爲失算。且卽原奏因節費起見言之。停止製造已用之三百餘萬。能復追乎。定買之三十餘萬。及洋員洋匠薪工等項。能復扣乎。所謂節者。又安在也。臣於同治五年奏請試造輪船時。預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事敗垂成。公私兩害。所慮在此。茲幸得於欽承垂詢之餘。稍申惓惓不盡之意。否則微臣雖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於

國事奚所裨益。興念及此。實可寒心。

上爲寢其議。五月己丑。雷震固原禮拜寺。

家書。是年與孝威書云。閏隴春夏甘霖屢降。麥

豆可望豐收羣言十數年所未有端六日雷震固原禮拜寺
火球入寺延燒數時附近民居無一傷者漢回皆詫爲奇
按甯鄉隆氏無譽西笑日軀云隴西昔常無雷王師西征
遂時聞格格寒亦漸減於曩時攷書牘二十戊寅公與人書
云今歲聞外新疆見十數年未見之雨聞數十年未聞
之雷則新疆聞雷亦在王師平定以後蓋亦奇矣關外
纏回三千人入援肅州寇益於城西南塔爾灣增壘接黃草
壩阻官軍辛丑徐占彪遣歸化勇誘城寇出大破之寇遁城
東朱家堡遂攻塔爾灣破堡壘十數復數擊援寇斬其酋六
月己未城寇數千白衣巾自南門列陳爲壓勝而前徐占彪
令各營戒備候賊近迺縱擊頃之寇近營數丈許忽西北黑
雲壓寇陳雷雹交作寇火器盡涇中軍鼓聲起士卒開壁并
出寇大潰亂徐占彪縱橫奮擊寇僵尸相屬追至城而還庚

午乘勝攻城東北各堡悉平之甲戌復圍下朱家堡自是環
城堡壘路盡馮邦棟至礮伯回目馬永福率西甯米拉各回
願輸馬械而大小南川陝回獨崔偉求撫禹得彥白彥虎等
終懷兩端會肅州馬文祿來求援陝回分黨由大通北原赴
其招禹得彥白彥虎復祥輸馬械數十以圖緩師而西甯土
回亦藉言陷馬械禦陝回相觀望其時劉錦棠已率老湘軍
自湖南至公益以龍錫慶熊隆名馬步四營令所部何作霖
以四千人先由平番趨礮伯劉錦棠自率五千人繼進而飭
馮邦棟仍速其繳馬械以羈縻之於時河州悉繳馬械訖公
迺張示許其就撫次第遷徙陝回客民遣河州總兵沈玉遂

率本部之鎮潘效蘇爲河州知州

書牘是年與陳舫仙書云

糧草柴薪自不能不責成馬占鼇承辦一兩月後州官到任已久即可交地方官采買供軍不必件件問馬占鼇亦不獨采買一事爲然凡事專其責成是假以權勢紀綱法度規模都從此出一或不慎以後使成積重之勢不可不知此信乞傳示沈鎮潘牧俾知其意大抵官民之意欲其通隔閭不得官民之分欲其明將統不徇治國所以尙禮也

分布

悉定戊寅迺入告曰竊維河州土回馬占鼇馬尅大等憑誠

求撫呈繳馬匹槍礮刀矛臣等疊次馳報嗣據該回目自限

按戶搜繳一月完竣復繳馬五百餘匹槍械稱是出具并無

隱匿存留切結計先後共呈繳馬匹已四千有奇槍矛一萬

四千有奇候補按察使陳湜委員同時分起赴各鄉按卹勘

驗無異方馬占鼇之分途搜繳馬械也各遣子弟偕回目馬

永福等赴安定軍前獻馬五十匹具稟悔罪投誠臣宣布
朝廷威德諭以生歿禍福聽其自取比仍縱令歸巢催繳馬械該
回民疑畏益釋誓爲良民至是據報馬械盡繳迺明白曉示
準其就撫辦撫之道以編審戶口爲要編審戶口以遷徙客
回安輯土回爲要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漢少雜以番
眾同治元年變亂以來陝回多避居其中自陝境肅清金積
掃蕩固原東西山相繼平定所有各處倡亂之回亦多寄紮
其間以避誅戮此客回之應遷徙者也其本籍漢民有受河
回脅制甘爲役使名爲隨教以圖保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
岷洮狄道充當勇丁而親屬仍畱河境者宜分別拔出以免

釁端此本境漢民之應遷徙者也。其外來漢民有因陝回裹脅而隨其同竄河境者有被河回裹脅而認爲義子齒諸奴僕者應逐一勒令交出護送原籍以別種類而資完聚。此外來漢民之應遷徙者也。撫事既定迺次第圖之。願謀遷徙必先定安插之地。安插之地漢回各有攸宜。漢民安插狄道金縣安定會甯一帶。凡近城驛漢民聚積之處宜也。回民則近城驛非所宜。近漢莊非所宜。併聚一處非所宜。從前安插陝回如化平川廳平涼縣大岔溝及北原各處丁口已一萬數千名。旣未可多所增益。又此次安插回民有籍隸陝西者有籍隸甘肅者。當其併力抗拒官軍固無彼此之分也。一旦繳

馬械就撫還爲齊民則甫被新恩旋尋舊怨不但陝回與甘回氣類攸分卽陝回與陝回甘回與甘回亦有難并域而居者以撫局論分起安置渙其羣孤其勢計之得也卽以回情而論亦非分起安置不可迺預防安定會甯平涼隆德靜甯州各牧令覓水草不乏川原相閒荒絕無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旋委員分途履勘迺度其地之廣狹遷陝回楊文彥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於平涼之謝家莊桃家莊遷陝回張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名口於平涼之張家莊曹家莊遷陝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於會甯之姚王家曲家口遷陝回馬生彥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口於靜甯州隆

德縣境之王家下堡戴家山遷陝回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於安定之劉家溝遷陝回馬維驤七十四名口於安定之石家坪遷陝回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於安定之好地掌遷甘回安鴻慶一起四十三名口於安定之劉家溝遷漢民陳富貴等四百四十七名口於安定之青嵐山遷漢民董永海一百零八名口於安定之新套河遷漢民水映江一起四百二十八名口於安定之夏家營坊其陝回中親屬有已安置化平廳平涼縣境者漢民中親屬有流寓隴西狄道州各境者聽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給以賑糧大口每日八兩小口每日五兩其遷出稍晚尙能種粟糜蕎麥者照

所墾地畝給以籽種其節候已過不及下種者令其盡力耕
墾以待明春所需農器及各器具必不可少者一律酌給惟
陝回馮君祿一起住河州西北二百餘里黃河北岸已於彼
處耕種乞俟收穫後遷徙聽候安插而鹽茶固原回民從前
寄居者尙待清查其應遷之漢民亦有求緩俟收穫者然丁
口亦無多矣遷徙安置漸有頭緒迺命署河州知州潘效蘇
赴河州知州新任新授河州鎮總兵沈玉遂帶所部後路五
營赴河鎮任署河州州判米聯璧赴太子寺分駐任所沿途
漢回列案焚香迎送絡繹馬占龍馬尕大馬永瑞及各回目
阿渾等咸跪道旁膜拜感泣并納糧百萬斤備軍食因亂後

空城僅存於關廂建知州官廨暫資辦公沈玉遂五營列帳城中分飭所部果軍四營由城關外延紮甯河一帶記名提督張仲春領所部宗岳六營進駐太子寺一帶前接甯河後接七甲集等處記名提督陳廣發總兵凌春臺以所部良輔平西等營駐三甲集前接七甲集後接康家巖洮河西岸記名提督王衍慶所部左路五營及鎮西忠營兩營仍駐康家巖西通三甲集北連沙泥站南達狄道州東達站灘以抵安定提督銜記名總兵張福齊所部六營由沙泥站分布北由阿干鎮以達省城南出沙崙接康家巖分布之營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營仍駐狄道西北接甯河太子寺

三甲集各營南接岷洮各營東接鞏秦各營河州撫局雖定而諸路連環布置仍未稍疏也惟西北二百餘里循化同知所轄番回雜處毗連西甯卽前史所稱吐谷渾地今爲撒拉回巢地險民悍爲甘肅邊患久矣亂後回番自相殘殺人物彫耗文武不能履任遂以化外置之茲因河州撫定撒拉各回亦赴軍前求撫陳湜訶知逆首楊繼芳馬彥濫等敗後竄匿河州地境密諭馬占鰲捕獲其希圖自效之情似尙可信見籌辦理善後諸務如清釐地畝編審保甲分給門牌安設驛站修葺城垣關隘各事宜正在次第辦理而今歲春夏之交雨澤早降夏收最稔秋稼亦卜豐登士民僉稱實十數年

來所未見上忙已報開徵民間輸將亦覺踴躍察看情形人心大定各路大致又漸次肅清臣宗棠料理妥畢即可進駐省垣矣七月肅州回詭詞乞撫徐占彪拒之寇潛出踞廢堡收割輒擊走之迺分營環城屯結以兵單餘北門不能合圍寇日出城攻撲隨方抗禦斬獲尤眾丁酉公自安定入駐蘭州八月癸丑朔劉錦棠軍先後進礮伯聲言勦大小南川陝回比進平戎驛而馬桂源已糾西甯土回約陝回俱變推其兄馬本源署西甯游擊者爲元帥盡率城中回兵回民以出回目馬永福不能制於時西甯辦事大臣豫師總兵黃武賢皆居威遠堡城中漢民迺閉城拒馬桂源請西甯道郭襄之

主守事西甯城東北阻湟水。兩山對峙。湟水中流。古所稱湟中者也。進兵必由湟中而自大峽口以抵小峽口。八十餘里。高峰危聳。中通一徑。岸路寬廣才數尺。南北溝岔歧出。寇因險屯聚。其間壬戌劉錦棠率軍馳視峽口。分營駐馬營灣三十里鋪。連日羣寇分撲官軍營壘。每戰則彌山寨谷四出撓我官軍。夾湟水攻擊。倏南倏北。更番援應。至己卯。迺奪陝回南川屯。九月復迭破駱駝堡。觀音堂溝各寨。軍士冒險深入。往往列隊露立。風雪中連晝夜不得息。先後殺傷以萬計。是月攻肅州。軍數破攻壕寇。請濟師合圍。先時公進規西甯。與將軍穆圖善議。所部駐甘涼。以重西路形勢。旋穆圖善自請

赴防陝西迺檄楊世俊屯狄道軍遂甘州所部憚西行中道
譁潰數百名公上章自劾因疏請調宋慶一軍曰臣所部各
軍自平涼以西分紮至蘭州東關坡計程七百餘里自平涼
以北分紮至環縣花馬池以及甯靈中衛又自中衛西南分
紮靖遠與安定皋蘭交界之處計程委折近二千里其甘南
鞏秦階一道多從前孱軍以無餉不能多撤亦須臣所部點
綴相與維持計程縱橫近千里其河州新定之區又須分布
各軍聯絡其間以資控制前派攻剿肅州共馬步十二營近
撥攻剿西甯馬步十八營屢據徐占彪劉錦棠稟求濟師臣
亦無以應甘肅地居荒遠漢回雜處西與番族接壤亂後尤

須兵力鎮壓兵勇遂調爲艱深慮顧此失彼臣願未敢以增兵上瀆

宸聰者協餉已欠至千數百萬催呼莫應也地廣人荒產糧不多采買無出也山谷層疊專恃陸運陸運專恃車馱亂離之後騾馬彫耗接濟孔艱也頻年憂煩萬狀拮据不遑非但不敢增兵并恐兵增而先以速潰者以此茲幸人民漸集耕墾漸多各軍所駐之處多已開屯歲事稍豐軍糧可免支絀轉運勞費亦資節縮自宜增調勁旅以速戡定之功竊見湖南提督宋慶所部駐神木見在甯夏安謐邊外草地實無巨寇往來且纏金有金運昌一軍足資屏蔽若調赴甘助剿於定安

無所損於微臣則大有益宋慶廉樸勇敢尤得軍心昔年臣
與同事最稱相得如蒙

聖慈敕令赴甘必不憚於西行又廣東提督張曜見駐甯夏防務
已鬆鎮番又有金順派營進紮可否

敕下張曜分營駐靈州花馬池以便替出提督譚拔萃老湘馬步
四營赴西甯隨同劉錦棠攻剿

上許其請十月壬子朔劉錦棠軍於湟水北岸增壘癸丑乘勢奪
據高寨斃寇二千人公增遣劉明鐙各軍助攻迺分扼要隘
迺營屯高寨辛酉遂進襲小峽口寇屯奪其山麓三壘小峽
內援寇萬餘併力來爭自辰至申將士裹創力戰寇迺敗退

而寇分鈔後路營屯者皆爲何作霖等所擊敗癸亥選壯士
攻南山各卡劉錦棠自督軍攻北山壘軍士伏壕中梯肩以
登破其三屯南山卡亦同時攻克由是城中音息始通己巳
方昇礮攻山半各壘寇由小峽口三路來攻劉錦棠分軍抵
禦而令鄧增測寇壘以大礮轟擊須臾各壘牆圯壞劉錦棠
揮軍猛進無不以一當百寇大潰亂立夷北山四面卡壘乘
勝壓山梁而下寇分兩道狂竄峽內各屯相次土崩馬騾軍
械遺棄山積其夕馬桂源馬本源縱火焚東關率各回日走
東川庚午大軍遂抵東關城中被圍已兩月餘西甯道郭襄
之知縣恩祿率難民男婦三萬餘出迎皆喜極而涕城中回

民存者尙千餘人劉錦棠令悉安居故處於是附城土回紛

出求撫陝回崔偉禹得彥等敗居西川亦爭歛營乞降劉錦

棠下令按日繳馬械馬桂源益逃入巴燕戎格回民從者輒

相率遁歸就撫家書是年與諸子書云西甯古鄯善地大鹹

所稱湟中也正北威遠堡漢番雜處即晚唐所稱沙陀西南

通巴燕戎格循化撒拉回番以達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地

險民悍明以前僅羈縻而已國朝設青海辦事大臣控制

蒙古回番慶光中番回漸作不靖林文忠琦靜庵沈朗亭諸

公督陝甘時有用兵之事均未得手同治初元陝回構禍遂

起響應西甯辦事大臣王通爲回所制以循化回紳馬桂源

署西甯知府王通次豫師嗣事後陝回白禹崔糾黨萬餘據

大小南川馬桂源請擊逐陝回我堅持勦撫兼施定見先令

繳馬械一面令何提督進碾伯殺齊繼之馬桂源則陰約陝

回同抗官軍自八月至十月六十餘日血戰五十餘次皆獲

勝仗歸除蟻穴徑薄西甯城難民數萬不自料其復見天日

見在陝回土回皆告哀乞撫大約賊勢已孤撫易而勦亦易

河湟自古爲荒服未能與中土同風并治此次踏實辦
去於至險之中克獲至順將士勞勩實爲漢唐所未有先時
公以北路已通議復蒙鹽規制奏免商稅積欠又亂後茶引
中斷奸商率取道歸化城私販關外是月奏蠲茶商前次額
引改票運輸新課復以福建船廠費絀奏撥閩協甘餉月二
萬兩濟之十一月遣陶生林等三千人助攻肅州寇伏不出
而增壘城西禮拜寺十二月

詔金順自甯夏會師於時成祿出關屯玉門而前居高臺派糧縱
兵攻民莊殺生員李載寬等反以謀叛誣之咨公究治公悉
按得其實奏劾曰甘涼一帶民風向稱樸厚軍興各軍營勒
派捐輸糧料草束勒派車輛駝隻無不悉索供支爲時既久

筋疲力盡卽高臺一縣捐輸成祿各項合銀已三十萬兩以
一隅之地勉供坐食客軍者亦旣數年在東南饒沃地方已
爲罕見何況沙磧高寒歲祇一收之地乎額徵歲有常數偶
值災歉尙且蒙恩蠲緩何況高臺常被賊擾又正秋禾歉收
之際乎成祿一軍旣有專餉人馬又不足數賊蹤擾攘并無
一矢加遺於隔轄境土坐食數年猶嫌不足災歉之後仍如
數取盈迨四鄉士民赴營申訴猶復指爲聚眾抗糧誣爲叛
逆并將寄寓之權家屯莊圍定掩捕并無辜老幼婦女及避
難之肅州人民概行屠戮淨盡猶且虛報勝仗籲請獎敘此
實稍有人心者所不忍爲亦軍興以來所僅見臣旣察訊得

寶若墜於上聞何顏立於人世合無仰懇

敕下六部九卿會議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應得之罪以雪沈寃而
彰公道疏入成祿奉

旨拏問

詔金順兼領其軍出關馬桂源自巴燕戎格率眾犯米拉溝公遣
陳湜沈玉遂率各軍自河州要之馬桂源遁潛喉大通都司
馬壽句向陽堡回馬進祿韓起壽殺漢民以叛撫回崔偉畢
大才等請剿大通自效劉錦棠遣總兵譚慎典督之往丙子
敗寇於姑姑家莊 公自入駐蘭州采書論有關吏事者爲
一編曰學治要言頒示各屬又葺署後園建明肅藩烈妃廟

忠義祠製機輪挹河流注之園中曰飲和池恣民汲飲皆爲

文以記之

按文集卷四有甘肅督署園池記烈如廟記忠義祠記飲和池記皆作於是年按書牘是年與吳

南屏同年書云老人於文所論甚辨吾無以難之然自鄧見言之則仍限於朝代家數未覩其穿也願少紆和求其是可乎文無所謂古也經者後人尊之之詞尊者尊其道尊所言之皆道聖者之作經也明者之述亦經此不可以朝代拘也文無所謂派別也就所習與其性之所近言之或剛或柔或醕或肆或縛而瑣或簡而陋根心生色此不以家數拘也世有升降升降者運數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氣有彊弱彊弱者稟賦使然非道有異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則朝代家數之分有之至語夫道則其原出於天其是衷諸聖亙古今未之易也不若於道詞工弗取諸子百家廢之可也有見於道者詞俚必錄夫婦知能弗之忘也夫是之謂經若限於朝代則易書禮何以儕乎春秋若限於家數則言文者當斷自唐宋而後之有述者將不得與於斯也庸有當乎否也愚謂學者當由枝葉以尋其根本由其聲以窺其心心聖賢之心自能言聖賢之言不必自命爲文人也論文者當以明理習事爲尚理不悖而能歷乎人人之心言事物而於本末終始罔所遺

缺差謬近諸身無言責放諸天下古今無異議不必文而文
不必古而古矣何必等而上之為昌黎下之為熙甫耶飲和
池記一篇實隱中一奇思因金城缺水居民艱汲恐一旦有
事及道斷而城弗守又渾流重瀉挾泥與沙飲之者多愚魯
悍聲遂決為此二十年後茲邦其昌乎拓是年五月景喬先
本奉寄老人見之將謂此作迺仿子厚也
生卒于家伯家書是年與戚寬勛同書云五月十二日書至二
積憂迫於遂至於此鄂渚一別六年畢生無復見面之日同
氣之緣盡矣喪禮近已廢缺爾曹當將期喪禮制悉心攷究
擇其宜今而不戾於古者行時湖湘人士以東南兵事悉定
之不可隨俗自便外於名教
擬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公貽書止之書牋卷十二是年答
書云展讀來書謂吾湘首倡忠義成東南底定之勛採西北
涓焚之患其間選將練兵修船製礮籌釐推稅均原本古法
斟酌時宜擬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昭示後世甚盛舉也不
肖忝楚軍之一欲增簡冊以希不朽更復何言顧愚衷有未
能盡釋者自頃以來吾湘以一隅搖柱東南軍聲雄天下方
事之殷各行省均欲得以為重至局勢漸順人才因歷練而

日出勇士以激厲而日多各樹一幟以爭氣勢此通天下一
大轉機吾湘所禱祝以求之者豈謂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
湖南居乎二十年來內固疆守外從王事所歷多危險艱阻
之境他人昨舌斂手不敢引爲已任者吾湘毅然一身當之
其初何嘗有天下後世在其念慮而何嘗預計所事成否爲
寂寞身後之已遭值天幸各有所就戰績昭彰章奏詳之國
史書之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損更無須白爲表暴且吾湘各
家先世亦多守耕讀舊業不但仕宦稀少即經商服賈遠至
外省者亦不數見老生宿儒耐寒餓而厭聲稱其貧苦無俚
至有念之涕下者道咸間兵事起譚厚者先走匿山谷徐登
事尚可爲強就戎車學騎馬學擊刺今所指達官貴人由此
其選也自今以觀高官厚祿燦爛一時何莫非先世貧苦困
乏蘊蓄積累所貽乎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舒無夜何以有
晝無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恆理也諸君子爲桑梓謀則凡所
以去奢去泰者無不詳葆先世樸實忠懇之風以保世滋大
俾湖以外得長享蕭閒寂寞之福爲幸多矣閩漳一郡海寇
熾時五等之封悉備不肖在彼駐軍尙見所稱舊府新府者
以無人承買折棟柱爲薪問其家世且承襲乏人矣三省教
匪之役蜀將最多道光末年無一存者嗟嗟數十年前此
獨非今日湖外聲光哉至籌釐榷稅諸政在當時實出不得

已其取也人多咎其計其用也人多怨其吝非可以示久遠
者其製鐵造船實彼時制寇良策至今猶倚以靖萑苻護運
道也然議海防則別有規畫無取乎此不肖輪船各疏外聞
無由窺其謀以例不發欽承示將歷年摺稿及咨行文件有
關軍務者飭錄寄湘
中炮無以應命也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六十二歲

正月劉錦棠自西甯攻向陽堡寇出拒大敗之薄攻堡城亡
將弁五十七人軍士奪門入斬首千餘級馬壽等遁入旁堡
趨圍之回眾悉縛馬壽馬進祿韓起壽等以獻迺誅馬進祿
以下四十人畱董福祥駐堡城戊子進師大通縛馬壽以行
寇方城守劉錦棠麾軍環攻而令撫回治復興等繞城呼縛
賊首獻城者貸死頃之回眾開城迎官軍磔馬壽於市悉擒

叛黨百八十人誅之於是河東西及附城邨堡爭詣軍繳馬
械大通營及永安各回亦望風款牀迺招各漢堡難民實城
中而遙城關回於河東西次第搜捕逸寇是時陝回崔偉禹
得彥等眾在西甯就撫者男婦二萬有奇獨白彥虎黨眾藉
詞未繳馬械劉錦棠遣治復興率隊掘水硤爲白彥虎所擒
不屈死丙申白彥虎遂率余小虎等二千餘人由永安南山
北竄戊戌劉錦棠還西甯安輯土回分起解陝回二萬餘人
赴平涼秦安清水公皆遣人安撫處之一如化平廳書讀卷十三是
年與袁筱塢書云西甯陝回老弱婦女壯丁合計兩萬有是
奇悉數遷迢平涼清水秦安諸處旬餘忙此寢食俱廢
月金順軍至肅州屯北崖頭馬文祿復招紅廟子回四千人

乘夜入城助守癸巳徐占彪攻克城西禮拜寺白彥虎掠甘
州撫彝高臺竄近肅州公調宋慶軍未至獨楊世俊所部自
扁都口星夜追擊徐占彪分軍扼之毛目馬桂源聞劉錦棠
赴大通復竄巴什城陳湜沈玉遂已取道番地擣巴燕戎格
回目馬永福率眾迎降沈玉遂疾率輕騎要馬桂源二月庚
戌朔公所遣劉明鐙敖天印亦自米拉溝至冒雪搜捕回眾
爭棄械受撫馬桂源見黨眾已離迺與其兄本源詣軍請罪
解赴蘭州磔之於是巴燕戎格各回目以次歸誠遂下令外
五工撒拉回悉繳馬械而界循化廳爲撒拉八工回族尤獷
悍善槍技歷與漢番構衅官軍進討率耀兵循化邊境而還

爲甘肅邊患者且百年丁丑外五工青科莊拒命誅其逆首
五十六人遂以兵臨卡勒岡工劉錦棠亦遣師來會是月宋

慶至蘭州公令所部駐涼州就軍食

按是年奏稿宋慶到省片云宋慶一軍因鮑源

深奏留稽遲良久蒙

諭旨敕催西進宋慶於二月二十六

日輕騎馳赴蘭州臣之奏調該軍原因穆圖善商率所部赴

甘涼以重西路形勢嗣以回任赴陝并議臣事前毫無所聞

迨奉旨允其赴陝臣一時倉卒不得不改調宋慶既蒙

聖明鑒允又不料爲鮑源深所阻復多齟齬見甫到蘭州不

及先提甘州遇西甯逸賊於兵謀稍舛惟有暫駐涼州以就

軍於時俄人尙踞伊犁榮全屯塔爾巴哈臺久不得要領總

理衙門數遣書詢公方略公答曰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

乎詞尊處持正論折之實足闕其口而奪其氣惟自古盛衰

彊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勢以見在情形言之中國兵威且未

能加於已定復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機竊踞。雖泰西諸國亦知此爲不韙。不敢遽肇兵端。然旣狡然思戢。必將不奪不廢。恐非筆舌所能爭也。榮侯深入無繼。景都護兵力本單。後路諸軍久成遷延之役。兵數雖增。仍多缺額。且允禩如常。并無閭志。望其克復要地。速赴戎機。實無把握。并慮徒增擾累。以後更苦無從著手。甘涼肅及敦煌玉門。向本廣產糧畜。自軍興以來。捐派頻而人民耗。越站遠而牲畜空。見在僅存之民。已皮骨俱盡。屯墾之地。大半荒蕪。年復一年。何堪設想。宗棠所以有從內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

果烏城克復。我武維揚。興屯政以爲持久之謀。撫諸戎俾安其耕牧之舊。卽不遽索伊犁而已。隱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旣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遣使奉國書與其國主。明定要約。酬資犒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又何求。卽奸謀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勞逸之勢攸分。我固立於不敗之地。俄雖國大兵彊。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爲彊。制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就餉事而言。西征諸軍各有專餉。如肯撙節支用。無一浪費。無一冗食。或尙可支。今迺

以擁多兵爲名。不戰而坐食。惟知取資民力。竭澤而漁。不顧其後。往事之可觀者。已如斯矣。欲從新整理。非亟求實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別籌實餉。於肅州設立糧臺。司其收發。并將各軍專餉。歸併爲一。相其緩急。均其多寡。應之不可。非核其實存人數。汰其冗雜。疲乏不可。非定采辦價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軍專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綢繆者。要之。目前要務。不在預籌處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擇出關之將。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衰病之軀。智慮耗竭。何敢侈陳大計。旣蒙詢及。不敢不畢獻其愚。三月癸未。陳湜等攻卡勒岡工。劉厚福中槍歿。書牘是年與陳觴仙書云。劉厚福之亡。沈漢卿之傷。均因

隊伍不整，搜山不密之故。山谷用兵，必先覓總路，派隊分搜旁徑，乃可節節前進。未可冒然一往致蹈不測。攻五日，破其六莊，餘工悉震懼，聽命而循化回渡河助逆者，復爲沈玉遂何作霖所敗。由是河南八工爭納械求撫，官軍整旅渡河，誅倡亂者二十餘人，悉毀其礮臺碉堡。循化撒拉回遂平於時，河州知州潘效蘇收輯難民四萬餘口，狄道州知州喻光容所收亦萬餘口。公檄各屬清釐地畝，編審保甲，發籍興建義學，以次畢舉。肅州回聞白彥虎至，益出攻圍軍。徐軍戰無虛日，白彥虎攻毛目，不能下，遂繞關外竄州城三十里，塔爾灣廢堡。乙酉，約城寇攻官軍，金徐軍合擊破之。丁亥，徐占彪留軍守濠，分三路擣塔爾灣。未至，寇眾已出撲濠疾

掩入破其屯殺寇七百名回軍攻援寇復敗之白彥虎適以數百人牽官軍率眾竄出關外大罩灘黑山峽城寇見援寇敗走益圖奪回禮拜寺以竄出關自城根開地道通寺中官軍環寺濬濠拒之相持八晝夜寇始退入城四月城寇飢寇議殺婦女突出官軍益遑營進偪寇出輒敗之丙子宋慶軍自甘州至長圍益合五月奏升固原州爲直隸州設州判於州城西南銷河城增置縣於州北二百四十里下馬關曰平遠而於西北四十里同心城設巡檢一改鹽茶廳爲海城縣於轄境迤西打拉城增設縣丞一又以蘭州頒用部司鈔票日久腐爛價賤重爲民害次第收回奏銷之六月圍肅州軍

數攻城不利丙寅築礮臺臨城關轟裂城垣十餘丈方鼓勇
先登而濠深逾四丈泉源湧注古所稱酒泉也寇復築壩澹
蓄益深不可踰燧然而返閏月徐占彪憑濠與寇力鬪乘其
懈掘濠水率總兵李玉春方友升填土石以登城南北寇遙
至金宋兩軍併進拔東關外城癸未徐占彪督隊巷戰槍傷
左足各軍分道進斬回酋馬得振迺於街口增築礮臺公復
遣賴長運礮至軍癸卯城寇拚死出鬪將弁王安邦等死者
十一人方友升鄧增皆被重傷徐占彪裹創出援寇始引入
城是時金順復奏調張曜軍由甘涼繼進公以軍食艱檄屯
鎮番就水草而白彥虎已掠安西至敦煌

諭旨趣金順出關日急金順請率數營先行

詔公籌糧運公奏曰金順本應懷遵

諭旨剋期出關臣何敢代爲瑣陳願就關外事勢言之實有難於
迫促者肅甘兩郡物產素饒回亂以來屢遭蹂躪加以亢旱
坐食經年捐派苛煩民不堪命近雖易捐派爲采買流亡漸
集耕墾稍多然各處水地如常而山原則未能復舊兼之今
歲雨澤甚愜耕種失時豐歉尙難預定又值青黃不接之時
舊穀搜括無遺新糧收穫尙早屢接甘涼安肅各屬稟報均
苦無從籌辦委係實在情形此辦糧之難也關外轉運向本
專用駱駝不宜車馱以地多戈壁水草缺乏非騾馬所宜亦

非民車木輪所便惟駱駝實行商所需農家素少餵養金順疏稱出關數營計每月需糧一千石以甘肅郡升斛合計斤重糧一千石重三十餘萬斤料三百石重九萬餘斤以一月運糧玉門之數計之每駝一隻每月僅能兩次往返負運止五百斤非共用駝八百隻不敷周轉而負運軍裝軍火不與焉若全軍出關則糧數增至數倍卽駝隻亦需增數倍而由涼運甘由甘運肅計程九百餘里需用車馱騾馬不與焉無論關內外商賈絕迹駝無可雇卽內地民間應差之騾驢車輛供由涼甘運肅亦實不敷周轉此猶僅就金順全軍及兼統成祿各營而言亦僅就玉門一處而言也若將來出關

之軍尙議增竄駐軍之地不僅玉關則更無從籌措此轉運之難也臣奉

諭籌辦金順出關糧運責無容諉竊以肅州向資甘郡轉輸而甘郡客軍雲集采辦已空不能不藉資涼郡糧石灌注見飭解銀赴涼廣爲采買民間車馱騾驢因軍興轉饋頻煩彫耗疲乏萬難再加迫促見於甘涼通共勻撥臺車二千輛照東路見章每糧百斤每運百里由官津貼腳價制錢四百文軍裝軍火按斤重照給津貼此外官私來往差使概禁用臺車庶民困稍紓得豐其芻豆以資餒養饋運乃期無誤又臺車二千輛分布九百里間往返裝卸歇養耽擱不能計程限以時

日見察東南兩路運務稍簡調取各局官騾官車約計健騾一千五百餘頭分赴甘涼以助臺車轉運肅州此籌辦關內轉運大略也至關外轉運利用駝隻內地無從購覓自宜於產駝地方廣爲采取向來調取各旗駝隻均難得用見派員赴喇嘛廟一帶重價購買定以五六歲外臚壯健實者爲準又擬派弁赴阿拉善旗烏拉三工等處採購爲隨時添補之用惟駝隻於五月歇廠八月起廠此四箇月內正值換毛怯熱之時不宜負運入秋則天高氣爽任運行速損耗必少此籌辦關外轉運大略也竊維糧運兩事爲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繫乎此千鈞之弩必中其機會而後發

否則失之疾與失之徐亦無異也西路各屬之糧收穫恆在八月茲值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時遽籌采購則非其時關內車馱騾驢在官初議分撥在民初議津貼運路尙未暢行遽籌灌輸則力有未逮駝隻尙在歇廠采齊到肅亦需在八月之交遽籌轉運縱零星湊集亦違其性且亦斷不能多臣愚竊謂金順全軍出關所慮不在圍肅之師失其臂助但恐迫促成行勞費萬狀於事無益而又害之金順亦心知其難而自請親率數營出關亦因

嚴旨詰責不暇籌及後路糧運情形關外用兵迫而爲此臣愚謂金順旣暫難出關卽如所請親率數營先行亦屬無益以言

整飭成祿各營則成祿所畱玉門僅步隊一營馬隊一起既
委明春料理無須金順親行以言追剿白彥虎股逆關外聲
息久隔文報不通惟據玉門安西逃至關內者約八百餘戶
傳言賊已近敦煌金順數營出關難言確有把握如圖前進
仍須從關內續籌糧運玉門距肅州已三百六十里若再前
進糧無可籌運何能辦其勢必仍羈滯玉門坐食關內至艱
之糧而已臣擬商之金順如果親率數營出關或卽先派營
哨分紮嘉峪關雙井子惠回堡赤金堡火燒溝腰泉子井子
一帶作爲尖宿臺站各蓋造駝廠掘井刈草以待計八月新
駝到肅新糧上市是時肅城亦必得手然後全軍次第西發

暫憩玉門徑指安西敦煌迺爲得勢臣之愚計竊以秋仲出
關師期雖遲兩月而局勢似爲穩慎

上難之肅州久攻未下七月乙酉公自蘭州赴肅督師

書牘是年與崇峻峰

方伯書云別後惟涼州憩一日餘均按站行走今日已抵永昌之水泉子計初五可抵甘州沿途惟平番古浪武威永昌近城一帶秋稼可觀餘均成荒土自岔口武勝鎮羌抵烏鞘嶺南水流經河口入大河嶺外之水會雪山水流經鎮番入大河計程七百餘里兩水分流漫布田野大似江南風景地形竟可成井田惜亂後荒蕪邨堡頽廢杳無人迹負此樂歲腴區良堪歎惜日行荒野間時有遺黎遞呈求賑求復業求種籽耕牛農器者已論各縣安撫

九獸計所需甚鉅徒捐釐稅萬不濟事其各處所紮防營已飭令開荒許

給糧值一如東路南路章程人情尙以爲便也八月戊子

至肅州金順已於城東北開地道填濠約期竝進己丑公親
循城閱長濠馬文祿於城上望見公旆益奪氣庚寅遣人詣

徐軍乞降請出關討賊自效公不許辛卯徐占彪楊世俊填濠登城城上礮石雨下不能進壬辰東北地雷發宋軍將張林冒槍石先登歿軍稍卻寇復堵禦明日徐占彪楊世俊復開地道城西南乙未竝時舉發寇於城上掘深坎伏兵楊世俊奮刀入中槍隕於陳徐占彪復督軍猛進士卒傷者逾五百人公以肅州城大而堅仰攻徒損精銳又寇處必歿之地實窮蹙仍令增濠壘以困之九月己酉金順從東北餓口奪據城頭立營自是老弱投出者相繼乙卯劉錦棠湘軍自西甯至屯城南軍勢益盛庚申馬文祿隻身詣公軍乞撫公諭以罪在不赦嚴令悉繳馬械分籍客土回戶口以獻馬文祿

前受撫時城中漢民尙三萬餘人先後爲所殘殺至是男婦
存者僅千一百餘口迺先籍關外沙州及甘州西甯河州陝
西客回分起出城安置廢堡錄其兇悍一千五百七十三名
戊辰磔馬文祿以下九犯客回兇悍者同時併誅之遂分道
入城殲斃逆回凡四千餘人老弱婦女拔出者九百餘名肅
州平將吏爭欲馳紅旗告捷公不從仍依例具戰狀以聞書
是年與謝磨伯書云古今論主德者於治平有象之日更切
憂思蓋外甯內憂必至之勢肅州克復幕客多謂宜用紅旗
弟拒不納亦謂鋪張戰績必啟泰侈之萌耳迺側
聞時論頗相詫異喜動
天顏猶煩垂詢及之

詔曰肅州克復降旨將在此出力之徐占彪等分別優獎因思陝
甘逆回擾亂十有餘載勢極披猖自簡任左宗棠總督陝甘數年

以來不辭艱苦次第勦除此次親臨前敵督飭將士克復堅城關內一律肅清朕心實深喜悅自應特沛殊恩用昭懋賞左宗棠著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該大臣前經賞給騎都尉世職并著改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欽此公具疏陳謝且奏曰臣忝荷特恩欲瀝忱懇辭恐負

高厚生成之德又懼貽矯情立異之譏然自忖功微

賞鉅輒有不能釋然者伏念劉松山忠勇絕倫爲世名將前由豫省轉戰陝北撫用降人徑趨靈州吳忠堡直逼金積力扼賊吭深陷重險百戰百勝雖遇伏捐軀而毅魄英魂猶足寒梟雄之膽隴事轉機實肇於此該提督身後兄子道員劉錦棠

接統舊部，歷著戰功。靈州既平，復立平湟，偉績此次。臣赴肅州，卽簡銳卒赴甘州，聽調肅州首要各逆，殄除實資其力。亦何莫非劉松山遺烈也。臣維劉松山報

國之忠戰績之偉，與臣許與之誠，每一追思，猶爲隕涕。合無仰懇

天恩，準將

賞加微臣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合之劉松山原得之三等輕車都尉，世職照三河殉難撫臣李績賓例。

追賞劉松山令其嗣子，承襲感荷。

鴻慈實無既極。

上復加賞松山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於是綜入關以後軍用奏曰
臣於同治五年調督陝甘是年十月由閩整隊經鄂豫入秦
旋赴直東剿捻七年八月復奉

命返陝託

皇上福威五年之間闕隴次第肅清地方善後諸策亦具有端緒
亟應辦理

奏銷以重款項謹擬自閩啟行入關赴燕齊旋復入關度隴分
兵剿賊截至肅州克復全局底定止彙爲一案仰懇

天恩準援照兩江貴州成案開單報銷以歸簡易而免欺飾微臣
師行八省無論經過何地軍食夫馬均自行備辦覓雇概照

民價發給未嘗以絲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準各省地方官藉口支應兵差爲開銷張本所歷關隴各地方禍亂之餘遍地傷殘白骨黃茅炊煙斷絕不但民力無可藉資且須急籌賑撫俾延喘息他如兵勇斷餉文武停止廉俸已閱十年均須隨宜分潤主客各軍遇有錢乏均宜隨時接濟道路已通來往要差出其途者地方無力供支均宜籌款代辦而驛站之急宜安設城堡之急宜修復固不待言也至撫輯遺黎安插良回遷徙難回督令耕墾多設義學尤當務之急略舉之僅止一端備陳之莫能殫述舉百廢於戎馬倉皇之時艱難拮据不問可知若一一專案疏請經費雖

皇上仁覆天下、不難特沛恩施、而部臣責有專司、不得不概援成案、以爲準較、卽幸指撥有款、各省能否照解、又未可知、展轉停待、事之寢閣必多、民之彫殘必甚、若各設局經理、則局費多糜、實濟反少、反覆熟思、不獲已於協餉中、通融挹注、聊資補救、圖之數年、而微效可覩者、尙不過十之三四、微臣力瘁神疲、不遑自惜、卽局外議論、亦且聽之耿耿、此心天人共鑒、願通融、遂撥多、非準銷款、項據實、續陳、旣不合通行之例、挪掩湊合、更蹈欺罔之尤、又歷年旣久、經手各員、半已星散、遣撤各營、無可訪詢、以事勢論之、亦實非開單報銷、不可、謹擬入關以後、肅州克復以前、爲一案、開單請銷、其關外糧運餉

需各項則別立一案辦理

上允之當肅州克復時白彥虎已竄至哈密景廉告急

嚴旨促金順出關赴援責公於玉門設轉運糧臺至是哈密解嚴

白彥虎掠巴里坤竄紅廟子

按祁氏韻士西域釋地云烏魯木齊城東南三里紅山山色皆

赤上建玉皇廟以赤土墜壁故俗呼烏魯木齊爲紅廟子云

與南路安集延相結公以金

軍久役疲勞奏以張曜一軍及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馬軍

副金軍先行而請

簡任戶部堂官總司轉運糧臺并選派司員攜帑銀出關辦理

諭曰糧運采買非地方大吏辦理則呼應不靈該大臣素顧大局朕所倚畀不必再派部院大員以期事權歸一十月悉遄肅州客

土回蘭州

是年奏稿安插肅州回民片云肅州土客逆回業已辦結其老弱婦女二千數百名概行遞解蘭州

侯臣凱旋擇地安插見在肅州實無一回羈雜其甘州涼州各回或亡殆盡亦無遺種從此關內外花門句結當可無虞特自古徙戎之舉均係自內及外無由邊遷腹之例局外議論非所敢知然熟察情實非此不能杜釁隙而靖邊疆公

巡視嘉峪關還蘭州張曜軍自鎮番至肅州迺遶宋慶軍就

食涼州次第分配出關各軍設局采運甘涼糧料儲存肅州

復由肅州出關遞運至玉門安西議張曜一軍先行金順軍

及額爾慶額馬隊以次繼進十二月甲申入告曰竊肅州克

復大軍應卽乘勝出關速圖埽盪人皆知之而能言之微臣

始念亦謂巧遲不如拙速及體察軍情詳審局勢竊有不敢

輕議者請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在籌出關之兵宜審也通計攻肅各軍金順朱慶
徐占彪及臣節次調派馬步各起共六十餘營可謂多矣然
攻堅旣久損折實多受傷成廢者亦不下數千之眾皆所稱
精銳之選也徐占彪所部蜀軍馬步十三營前後陳亡將士
五百餘員名帶傷者二千四百有奇宋慶一軍傷亡之數近
千名而染病物故者亦數百計金順所部步軍卽胡世英英
禮十營本非佳選又由甯夏拔赴涼州時逃亡不少雖金順
隨時補葺得以成軍每戰身先作其勇氣然陳亡者數百名
受傷殘廢者亦數百計此臣在肅時所深悉者肅城克復後
臣與諸軍熟商非從新整理難收實效金順宋慶徐占彪均

以爲然。比飭隨帶之總兵戴宏勝、余起立、提督金慶元、副將歐陽吉星等歸。記名提督譚上連、統領併成、五營益以馬隊三營駐守肅州。修葺城濠，俾成雄鎮。飭肅州鎮總兵章洪勝接統楊世俊舊部馬步四營及親兵小隊駐嘉峪關，重修邊城，以嚴鎖鑰。并撥馬步小隊分駐關外，以通玉門之氣。其玉門靖逆營遊擊委隨營副將陳南波署理，安西協副將委隨營提督吳次漢署理，敦煌沙州營參將委隨營副將聶福田署理。各令挑汰存營孱弱兵丁，而募山內獵戶補之，各足一營五百名實數。照內地防勇章程給以月餉，責其防守本境，兼護運道，緝游勇。臣巡視嘉峪關畢回肅，撤徐占彪馬步七

營分別回籍挑畱精壯併成馬步六營於肅城外擇水草便利處紮營按日操練時因出關期近諸軍整理需時奏調張曜嵩武軍由鎮番涼州赴肅而嵩武軍到肅後軍食日增甘涼訂買運肅之糧不敷接濟各軍之用不得已商請宋慶率所部回涼州整理兼以就食宋慶又以舊部在豫者多募補易於集事而金順出關在卽擬以所部見存精壯聽金順挑補額數俾期捷便臣服其力顧大局旋并撥副將馮桂增馬隊一營布魯斯螺絲後膛開花大礮一尊飭總兵鄧增帶領礮手隨金順出關以從其欲計此時整理就緒壁壘一新矣張曜一軍馬步十四營隊伍整肅士飽馬騰堪稱勁旅臣并

益以新製連架劈山礮十尊布魯斯螺絲後膛礮一尊七響
後膛槍十杆其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馬隊除自挑涼州滿
營百騎外穆圖善撥交吉林二百騎黑龍江一百騎臣慮其
單飭總兵桂錫楨帶所部馬隊一營一起約四百騎歸其統
帶計金張額三軍出關馬步共一萬數千人幸皆精實可用
數月而後仍可調撥勁軍陸續繼進如此士氣常新而不竭
糧運常裕而不飢以之制關外客土逆回自操十全之算一
在籌出關之糧運宜審也肅州安西共隸一道而產糧贏絀
各屬攸殊肅州及高臺腴地也安西玉門頗多沙瘠而敦煌
爲上腴軍興以來民困於逆回之擾掠復苦於軍營之捐攤

久矣民人存者不過十之三四地畝荒廢居其大半官軍藉
興屯之名先給領籽種牛價抵算采買糧銀搜括抑勒戶口
流亡自白逆竄出關外官軍復沒國莊被陷安敦玉彫劫之
狀較甚從前臣在肅時見難民絡繹入關恐轉徙日多荒地
無人耕墾籌銀二萬兩分給三州縣并撥寒衣萬套賑之冀
畱此災黎盡力屯墾庶異時餘糧出糶關外各軍可就近采
買稍節勞費也然目前軍食不能取給安西則固不待言甘
涼肅素稱腴地頻年戎馬被害最酷自徐占彪偏師徑擣肅
州肅回縮退諸軍戡定河湟甘涼道路漸次肅清農民得安
耕穫倖獲中稔兩年以來尙供官軍采買然死亡旣多川原

耕種不過十之三四其旱地更無過問者臣由蘭州肅途間
屢據士民紛紛遞呈求免采買比經再三開導除畱民食及
籽種外諭其悉數出糶勿任居奇幸三郡民情樸愿又知官
軍誓滅此賊且能不擾遂得集有成數通計涼甘肅三郡訂
買市斗軍糧十六萬三千餘石按照額徵倉斗則三十餘萬
石幾敵通省常年額賦雖優議價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餘
斤給銀四兩而民間繳納不前市價驟長每石竟至六七兩
之多據甘州府縣稟報棍徒喬良廷李太和造謠煽惑阻納
官糧以致市肆擡價居奇貧民糴食無出軍民均困臣察訪
得實立飭將喬良廷李太和杖斃并以署甘涼道蕭宗幹辦

理顓預撤任查辦訪聞局員候選知縣杜輔仁甘標後營都司林長興有侵欺情事交調署甘涼道黃慶章訊實詳參自此民間交糧迺漸踴躍然以訂買糧料總數供金順張曜額爾慶額三軍食用及運糧車駝隻防營所需食用算至明歲六月新熟尙短糧料市斗二萬餘石見擬盡搭額徵本色及各標營季糧陸續填補尙未知能否足敷且甘肅地氣高寒麥秋雖在六月而民間割麥完畢必應堆積成垛俟其橐糜枯脫始便碾打上市臣此次七月十九日由蘭州啟行八月十二日始抵肅州沿途卹舍麥垛雖多而繳官上市者甚少明歲節候雖早計民間繳納新糧必俟八月陳糧尙應寬

籌兩月庶新熟之交得資接濟此籌糧甘苦實在情形也就轉運言之自涼州至肅州共九百里又自肅州至嘉峪關至玉門縣三百六十里玉門至安西又二百里共一千四百餘里路多沙石用駝爲宜惟駝隻非農所蓄向來民間所蓄惟騾馬牛驢以供農事藉應差徭所有惟木輪大車不耐負重行遠頻年賊回擾掠牲畜極少差車無供上年成祿出關強拉差車數百輛甫至玉門車夫棄車逃回并騾馬亦拋置不顧自是更無從措手臣於夏初派弁三路出口采駝三千又偏值蒙古駝少價昂采獲尙不及一千二三百隻報到者僅祇六百餘隻臣過甘郡時道府請重價雇用民車每運糧百

斤行百里許給銀四錢其應出差車許給銀二錢計四十餘日之久民車差車運糧料到局尙不滿三千石幸臣前調集各營官騾一千六百餘先後到齊起運勉資周轉而前用民價在蘭州平涼所雇商民車馱駝隻及袁保恆在河州雇辦車輛亦陸續搭運軍裝軍火抵甘於是轉運稍旺肅州迺有存糧以後可不需重價雇民車然通計由涼州甘州采糧運肅由肅駝運至安西州合計民運車馱駝隻腳價及官車官騾官駝員弁人夫薪糧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費一切攤算每糧百斤需銀十一兩七錢內外其勞如此其費如此夫豈此時財力所堪若非預籌樽節而動言用眾恐官軍之餉鮮

不繼精臺之儲時早空不但後時不能保此不竭之源卽目前出關之師亦且時憂飢潰此轉運艱難之實在情形也竊維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方全盛時籌甲兵卽先籌芻粟如漢趙充國古稱名將其駐軍酒泉卽今之肅州治敦煌卽今之安西治所陳兵事重屯田而罷騎兵畱步兵萬人藉省大費三奏力諍行之卒效至今言西北兵事者莫能外也乾隆間先臣兆惠苦守伊犁數月維時北路兵阻不前其深入者僅精兵數百卒能力解重圍宣威絕域約計當時北路士馬多亦不過數千然則道遠運艱不能用衆卽古今承平無事官私充足時亦無以異可知也今擬出關之金順張曜

額爾慶額所部馬步已一萬數千合之員弁丁役人夫將近
兩萬值哈密解嚴賊蹤向吐魯番一帶竄走師行二千里尙
未知能否及賊若遠擬以大軍接踵前進雖承平無事官私
充裕時猶或難之矧當禍亂十年人物彫殘財用匱絕之日
乎臣在肅時商之各軍汰疲乏冗雜弁丁以求精資遣傷殘
廢疾弁丁以省累察張曜一軍銳氣方新作爲頭起金順一
軍次之額爾慶額又次之宋慶一軍整理需時軍裝駝隻均
須增添購辦請畱俟明年秋後繼發臣并擬於所部整銳足
恃諸軍內再精選數千屆時慎擇統將率之同行如天之福
甘涼安肅明歲豐稔西師飽騰再分起層遞而前如行衽席

庶邊塞肅清可操全算計期不過稍遲數月而局勢穩矣否
則師行荒徼既不能因糧於敵復不能隨地徵糧士馬苦於
長征求一飽而不得正恐未及遇賊軍情先搖於局勢無益
而又害之且戰陳之事最忌前突後竭行軍布陳壯士利器
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
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洩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適
危道詩言綿綿翼翼傳稱彼竭我盈蓋皆注意後路之說況
出關之師所應加意者不僅哈密以西客土各回以程效不
在欲速取威不僅一戰也區區之愚所爲不能自釋者以此
至關外軍事除景廉每年尙間有函牘往來餘則并未接過

隻字卽鎮迪一道名雖隸陝甘總督管轄而實則由烏魯木齊都統及各大臣就近督率公事一切由其主持數十年前卽是如此臣無從過問所有哈密以西糧運事宜應由出關各軍到地自行籌畫臣固未能懸揣亦勢力所不逮也疏未入會奉

寄諭見在關內肅清隴右大兵雲集自應乘此聲威分路西征景廉駐紮古城兵力單薄金順二十營卽著剋日馳赴古城進剿以期規復烏魯木齊額爾慶額馬隊卽著令隨同金順西進張曜宋慶所部兵力較厚著卽馳往哈密駐紮會同文麟明春相機防剿穆圖善所部馬步各隊久駐涇州徒置無用之地卽著飭令該統

領等分起前赴安敦主一帶駐紮以爲諸軍後繼該將軍見在奏請陞見著將各隊分派起程後再行來見以上各軍經朕分派後該將軍等卽行奮迅前進不得託詞耽延倘有玩泄從事朕必當按律懲辦決不寬貸至各軍糧餉轉運事宜必須先事預籌帶兵大員其勢難於兼顧左宗棠身任兼圻責無旁貸著卽統籌各軍所需糧餉軍火等項每月若干寬爲預備陸續轉運毋令稍有缺乏如果各該軍逗畱不前則罪在主將倘因糧餉不繼致誤戎機惟左宗棠是問公復奏曰竊維由肅州出嘉峪而西本漢唐師行大道關內外風氣相同非有洪濤巨浸崇山峻嶺足妨戎馬也安西玉門敦煌近雖遭白逆擾掠然使關內之糧足供裹

帶車馱駝隻足供周轉無庸仰給安西出關之師何憚不進然徒言出關固尙非難至由安西抵哈密計程十一站千里而遙徑由戈壁無臺站無水草沙礫縱橫人馬每多困躓中間僅安西城北四站馬蓮井尙可支帳小憩以備汲飲而亦未可久畱過此又七站始抵哈密同城地暖而腴爲纏頭回族聚居之所軍興以來音耗闊絕近被白逆股匪竄擾是否有餘糧足供采買更無從知臣在肅與諸軍集議官軍分起次第行走必先將甘涼采買糧料前進運存肅州又由肅州出關運至玉門然後頭起開拔至玉門又用其私駝轉搬玉門存糧以赴安西騰出官馱官軍轉運第二起軍糧而後第

二起繼進餘均仿照辦理比抵安西作一停頓又裹糧進哈密如此層遞銜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而士氣常新可免意外之慮至由哈密前進所有糧運事宜斷非臣力所及自古至今從未有運涼甘肅之糧濟哈密以西軍食者語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言其不宿飽也今涼甘肅之糧運哈密計程實近三千而所歷又皆兵燹之餘沙鹵之地其勞費顧待問哉

諭旨敕金順額爾慶額由哈密進古城與景廉會師金順等至安西州搬齊糧料必一面遣人赴哈密詢訪就近堪資采買者若干以定進止如就近有可設措自不宜轉搬安西存糧以

節勞費而張曜所部遵

旨進哈密亦可藉資其糧以進時距麥熟之期亦當不遠舊糧漸盡新糧旋升後此續進之軍方可相時而動臣所擬宋慶之軍及臣部精選之軍蓄銳待發自可不誤師期

諭旨敕穆圖善率所部進駐安敦玉爲諸軍後繼

敕臣統籌糧餉軍火等項寬爲預備陸續轉輸無令餒誤穆圖善感激奮興固不待言微臣具有天良苟有一籌可展稍惜心力撫衷何以自安顧無如時地足以限之關內之糧接購無餘非待明秋無從加采而前進各軍能否就近采買騰關外存糧以供繼進之軍又難懸擬若勉挪各軍糧料以應穆圖

善則前進之軍中途餒食大局不堪設想若不挪前進存糧以應穆圖善否時業將實在情形咨復請其將隊伍暫駐涇州平涼一帶遵

旨陛見面陳此時急赴安西於大局有損無益確實情由伏候聖慈詳示至金順張曜兩軍各有專餉無待臣籌額爾慶額所統吉林黑龍江馬隊穆圖善委解存餉三萬兩其自挑涼州滿營百騎及臣撥交桂錫楨馬隊一營臣已各發滿餉四箇月各軍所需軍火見解肅州者堪資一年之用如遇各軍餉到稍遲必應墊發者臣當相其緩急應之惟臣軍餉項奇絀如

各軍視爲公中糧臺取攜自便無論點金乏術餒誤必多且將來款目輻輳從何銷算此非由部臣派員專立一案隨時考核嚴切催提不可又以穆圖善步軍難恃復奏曰穆圖善所部吉林黑龍江馬隊千餘騎尙多驍健所部步隊多楚蜀勇丁此外河狄之人卽甘肅所稱黑頭勇也臣度隴以來未見其獲勝一次河州敗歸未見其出隊一次穆圖善赴陝時又廣收游勇補額卽原奏所稱精壯間勇者也此輩濡染軍營惡習已深又何足恃若率以出關竊慮難與圖功且恐有礙大局無論冗雜之軍虛糜至艱之餉實爲可惜也此時距明年收穫之期尙遠金張額三軍外糧無可加采駝騾無可

加運固不能爲穆圖善另籌軍食卽明年收穫豐稔而所擬
續進之宋慶全軍及臣部又當藉資新糧恐亦難指供穆圖
善之軍區區之愚竊謂穆圖善步軍旣不足恃可否將宋慶
軍及臣部屆時併交穆圖善總統前進仍帶所部馬隊駐安
敦玉以爲後繼督辦轉運事宜其采運一切臣當飭屬妥爲
經理斷不令其掣肘穆圖善

陸見時應否

敕令將所部駐紮涇州一帶步隊概予撤遣以節糜費

書牘是年與袁筱鳴

書云弟自到肅後卽一面料量出關糧運苦心孤詣僅過得
之此次出關人馬一萬數千嘉峪以西不但無可采買且須
籌賑由肅七站到安西十一站到哈密道經戈壁無水草無
民人無牲畜均須由關內籌畫肅無可辦則仰甘郡轉運甘

無可辯則仰涼郡轉運層遞灌輸又一千五百里古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況兼二千餘里總歸一手乎西北一路既苦賊回擾掠復苦尤軍誅求力盡筋疲不問可知此時再加撥抵并民食籽種亦絕之以後又何從措手歸途婦稚號呼求免采買殊用惻然諭旨復命春巖將軍率所部駐安西糧運何從設措已切實復之日間須據實陳明請旨春巖久處局外宜其不知此間艱阻將來遣親信人到肅當能詳之弟此時不言必誤大局言之過盡又似有意推諉洵難處耳好好局勢最怕亂著一子耿耿此中誰復知之

上如所請奏請甘肅分閭鄉試并分設學政是年冬福建船工

將竣沈文肅公政書同治十二年十月會公銜奏船工將竣馬九輪船十一隻八十四匹馬力輪船五隻副督臣英桂議改弟七號為二百五十五匹馬力據監督估計工料較百五十匹馬力增一倍有奇請一號抵兩號經臣文煜等奏明在案共應成大小輪船一十五隻除十號以上迭經奏明出洋外本年八月第十一號清安十二號永保試洋九月弟十三號海鏡出洋弟十四號年內可以下水弟十五號下水亦在明春

又同治十三年閩廠輪船續行興造片云再閩廠計成輪船十有五號除鎮海一號駐天津滬雲一號駐牛莊海鏡一號歸招商局駕駛外祇餘十有二號辰下海防喫緊揚武飛雲安瀾靖遠振威伏波皆兵船也臣擬派此六號常駐澎湖採練陳式福星一號駐臺北萬年清一號擬駐廈門清安一號擬駐福州以固門戶永保琛航大雅三船本商船也見派迎淮軍弁裝運軍火往來南北殊少曠時此閩局諸船分派之情形也按招商局經始于同治十年在福建設船廠後三年其時所用商船尚出於購雇也

沈公葆楨會公奏善後事宜議遣學堂生徒分赴英法各廠深究造船駛船之方

見文肅政書是年籌善後事宜摺

公

以布洛斯槍礮尤精又考知其國新製水雷足破輪船亦當

遣赴學習製造備他日之用上書總理衙門言之

見是年書牘

是年七月長子孝威卒於家

書牘是年與沈幼丹書云大兒孝威久病不起竟於七月十四

日化去臨危神志湛然不勝慘悼之志此見天性孝友短算齋志實非所料如何如何

初周夫人病亟

孝威割臂肉和藥進營葬後省公蘭州遂中疾至是湖南巡撫列其孝行以聞得

旨旌表 作慈雲閣詩鈔序